DS
735
A2K86
v.20

[redacted]

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爲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祕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北史牛宏傳

魏徵遷祕書監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祕府圖籍粲然畢備舊唐書魏徵傳

令狐德棻遷祕書丞德棻嘗言於高祖曰竊見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

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陛下既受禪於隋復承周氏歷數國家二祖功業並在周時如文史不存何以貽鑑今古如臣愚見並請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詔修魏周隋梁齊陳史歷數年不能就貞觀三年太宗復勑修周齊梁陳隋史武德已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舊唐書令狐德棻傳

姚璹遷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雖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預聞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

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舊唐書姚璹傳

李元紘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是上疏請終其功有詔特令就集賢院修成其書及張說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襃貶千載稱之前賢所難事匪容易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令國之文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祕其事也望勅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則典冊有憑舊章不墜矣從之乃詔說及吳兢並在史館修撰舊唐書李元紘傳

馬懷素開元初遷祕書監兼昭文館學士爲侍讀是時祕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辯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祕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舊唐書馬懷素傳

褚无量元宗卽位拜左散騎常侍侍讀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道元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采天下異

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六年又勅无量於麗正殿以續前功舊唐書褚无量傳

劉子元本名知幾轉太子中允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

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入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為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況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

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鹹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綴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禀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

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勤墮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旣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

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謂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有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既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

子元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元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柟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以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舊唐書劉子元傳

元行沖拜太子賓客宏文館學士先是祕書監馬懷素集學者

續王儉今書七志左散騎常侍褚无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无量卒詔行沖總代其職於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命學士鄠縣尉毋煚櫟陽尉韋述曹州司法參軍殷踐猷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修檢歲餘書成奏上之舊唐書元行沖傳

蔣乂父將明累遷至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副知院事乂博通羣籍父在集賢時以兵亂之後圖籍溷雜乃白執政請攜乂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張鎰見而奇之乃署爲集賢小職乂編次踰年於亂中勒成部帙得二萬餘卷舊唐書蔣乂傳

魏謩拜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判宏文館事紫宸入閤遣中使

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誡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臣以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謩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舊唐書魏謩傳

令狐德棻武德初爲祕書丞方是時大亂後經籍亾散祕書湮鈌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錄不數年圖典略備新唐書令狐德棻傳

褚遂良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記起居大抵人君得

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惡必記戒人主不爲非法未聞天子自觀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邪對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劉洎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新唐書褚遂良傳

鄭覃授司空覃以經籍刓繆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新唐書鄭珣瑜傳

李翺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謂史官紀事不得實乃建言大氏人之行非大善大惡暴于世者皆訪于人人不周知故取行狀謚牒然其爲狀者皆故吏門生苟言虛美溺于文而忘

其理臣請指事載功則賢不肖易見如言魏徵但記其諫爭語足以爲直言段秀實但記倒用司農印追逆兵笏擊朱泚足以爲忠烈不者願敕考功太常史館勿受如此可以傳信後世矣詔可（新唐書李翺傳）

朱子奢轉諫議大夫宏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紀錄臧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所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史官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有聞乎（新唐書朱子奢傳）

李穀進位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穀以史氏所述本於起居注喪亂以來遂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士編記言

勳為內廷日歷以付史官宋史李穀傳

畢士安為翰林學士詔遐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眞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眞宗然之遂命刊刻宋史畢士安傳

吳及擢右正言管勾登聞撿院建請擇館職分校館閣書并求遺書於天下宋史吳及傳

謝泌為殿中丞直史館泌言國家圖書多失次序唐景龍中嘗分經史子集為四庫命薛稷沈佺期武平一馬懷素分掌望遵復故事遂令直館分典四部以泌知集庫宋史謝泌傳

徐勣遷中書舍人修神宗史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國史久不成

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討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命勣草詔戒史官俾盡心去取毋使失實宋史徐勣傳

袁樞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爲相負國欺君吾爲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宋史袁樞傳

留正擢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正言記注進御

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之宋史留正傳

婁機爲太常博士祕書郎請續編中興館閣書目宋史婁機傳

崔頤正爲國學直講遷殿中丞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命擢官詳正宋史崔頤正傳

耶律孟簡善屬文太康中詣闕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僚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氏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愼歟遼史耶律孟簡傳

石琚拜右丞相修起居注移刺傑上書言朝奏屏人議事史官亦不與聞無由紀錄上以問宰相琚與右丞唐括安禮對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剪桐葉爲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錄不可避也上曰朕觀貞觀

政要唐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政史臣在
側記而書之耳若恐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朝奏屏人
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金史石琚傳
徒單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監修國史上問史事奏曰臣聞古
者人君不觀史願陛下勿觀上曰朕豈欲觀此深知史事不
詳故問之耳金史徒單克寧傳
太平進右丞遼金宋三史久未克脩至是太平力贊其事爲總
裁官修成之元史太平傳
巙巙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
閣崇文監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

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後置局纂修實由巙巙發其端（元史巙巙傳）

董文炳拜參知政事趨臨安宋主㬎降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元史董文炳傳）

王鶚授資善大夫上奏自古帝王得失興廢可考者以有史在也我國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臨無不臣服者皆出太祖皇帝廟謨雄斷所致若不乘時紀錄竊恐久而遺亡宜置局纂就實錄附修遼金二史（元史王鶚傳）

申屠致遠授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宋平焦友直楊居寬宣慰兩淛辟爲都事首言宋圖籍宜上之朝遷總管府推官西僧楊璉眞加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致遠力拒之乃止元史申屠致遠傳

呂思誠擢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陞編修文宗在奎章閣有旨取國史閱之左右舁匱以往院長貳無敢言思誠在末僚獨跪閤下爭曰國史紀當代人君善惡自古天子無觀閱之者事遂寢元史呂思誠傳

重學校

翟酺遷將作大匠權貴誣酺坐減死歸家初酺之爲大匠上言

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竝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爲酺立碑銘於學云後漢書翟酺傳

鄭餘慶爲太子少師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新唐書鄭餘慶傳

陽城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皆有法度 新唐書陽城傳

楊徽之判史館事加修撰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墜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勸專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繇內及外之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

士簡之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冑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廩稍且優旌別斯在淹貫之士既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漢唐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宋史楊徽之傳

張璪同脩起居注時建議武學璪言古之太學舞干習射受成獻功莫不在焉文武之才皆自此出未聞偏習其一者也請無問文武之士一養于太學璪判國子監建增博士弟子員月書季攷歲校以行藝攷升略倣周官鄉比之法立齋舍八十二學官之盛近代莫比其議多自璪發之宋史張璪傳

劉摯哲宗即位擢侍御史初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

立爲約束過於煩密擎上疏曰學校爲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羣居衆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代然而比以太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爲法禁煩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可怪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隷則又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所至備禮請問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

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 宋史劉摯傳

陳師錫為監察御史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闡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大本人猶趨末況教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意本業 宋史陳師錫傳

石公弼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將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顧使之相告訐非所以建學本意也 宋史石公弼傳

高閌為國子司業時興太學閌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

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閔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爲主而加詩賦帝然之閔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塲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閔所建明宋史高閔傳

尚野陞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元史尚野傳

吳澄爲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行元史吳澄傳

耶律有尚受業許衡之門衡罷中書左丞除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以教國人之子弟乃奏以門人十二人爲齋長以伴讀有尚其一也衡告免還鄉里朝廷乃以有尚等爲助教嗣領其學事居久之爲詹事院長史自有尚旣去而國學事頗廢廷議以謂非有尚無足以繼衡者除國子司業時學館未建師弟子皆寓居民屋有尚屢以爲言朝廷乃大起學舍始立國子監立監官而增廣弟子員於是有尚陞國子祭酒儒

風爲之丕振辭職復起爲昭文館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階中奉大夫有尚居國學其立教以義理爲本而省察必眞切以恭敬爲先而踐履必端慤凡文詞之小技綴緝雕刻足以破裂聖人之大道者皆屏黜之是以諸生知趨正學崇正道以經術爲尊以躬行爲務悉爲成德達材之士大氐其教法壹遵衡之舊而勤謹有加焉身爲學者師表者數十年海內宗之猶如昔之宗衡也元史耶律有尚傳

虞集除博士監祭殿上有劉生者被酒失禮俎豆間集請削其籍大臣有爲劉生謝者集持不可曰國學禮義之所出也此而不治何以爲教仁宗在東宮傳旨諭集勿竟其事集以劉

生失禮狀上之移詹事院竟黜劉生仁宗更以集爲賢元史虞集傳

王思誠調祕書監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鬨命爲司業思誠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鬨者二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於是更相勉勵元史王思誠傳

孛术魯翀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翀以古者教育有業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翀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撙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元史孛术魯翀傳

敦風紀

李諤遷書侍御史諤見禮教彫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人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為孝如聞大臣之內有父祖之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経強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為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

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已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北史李諤傳

柳彧遷書侍御史彧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絕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妓詭狀異形外內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即禁斷詔可其奏北史柳彧傳

韋萬石遷累太常少卿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遭喪者先無宅

業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睦親化人莫善於孝所以三年之禮天下通喪今遣音聲人釋服爲樂帶絰治音豈以小人不能執禮遂欲約爲非法萬石官太常首紊風化請付吏論罪高宗方委任萬石罷其奏新唐書韋挺傳

嚴挺之爲右拾遺睿宗好音律每聽忘勌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帝御延喜安福門縱觀晝夜不息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醵爲歡也不使靡敝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玩不深戒愼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里閭

課賦苛嚴呼嗟道路貿壞家產營百戲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乃陳伍不可誠意忠到帝納焉新唐書嚴挺之傳

宗室子晝遷徽猷待制樞密都承旨衢嚴信饒之民生子多不舉子晝請禁絶之宋史子晝傳

馬亮爲御史中丞建言士民父祖未葬而析居請自今未葬者毋得輒析宋史馬亮傳

吳充知制誥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或藁殯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爲令宋史吳充傳

旌道德

諸葛亮初亾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

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蜀志諸葛亮傳注

任希夷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敦頤程顥程頤爲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謚其後敦頤謚元顥謚純頤謚正皆希夷發之宋史任希夷傳

巙巙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元史巙巙傳

烏古孫良楨爲監察御史言隱士劉因道學經術可比許文正公衡從祀孔子廟庭元史烏古孫良楨傳

謹祭祀

丙吉封博陽侯爲丞相吉子顯爲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迺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

敬慎以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爲言然後適已 漢書丙吉傳

周澤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後漢書周澤傳

劉毅遷尚書左僕射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 晉書劉毅傳

蔡興宗拜侍中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 南史蔡廓傳

姚弈進太子舍人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弈曰非禮也奏罷之 新唐書姚崇傳

顏復爲太常博士請攷正祀典凡十讖緯曲學汙條陋制道流醮謝術家厭勝之法一切芟去俾大小羣祀盡合聖人之經爲後世法 宋史顏復傳

宋充國知太常禮院會廟饗宿齊其妻遣兩妾至寺充國自劾罷禮院 宋史宋喬年傳

禁邪說

張衡爲太史令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

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

春秋時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虚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

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漢書張衡傳

傅奕遷太史令上疏請除去釋教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僞啟三塗謬張六道恐嚇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者稀不察根源信其矯詐乃追既往之罪虛規將來之福布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其有造作惡逆身墜刑網方乃獄中禮佛口誦佛經晝夜忘疲

規免其罪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乃謂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政良可悲矣案書云惟辟作福威惟辟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降自犧農至于漢魏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假託夢想始立胡神西域桑門自傳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洎于符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災也梁武齊襄足爲明鏡昔褒姒一女妖惑幽王尚致亡國況天下僧尼數盈十萬翦刻繒綵裝束泥人而爲厭魅迷惑萬姓者乎今之僧尼請令疋配即

成十萬餘戸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自然益國可以足兵四海免蠶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則妖惑之風自革淳朴之化還興且古今忠諫鮮不及禍竊見齊朝章仇子他上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謗讟子他竟被囚執刑於都市及周武平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又上疏十一首詞甚切直高祖付羣官詳議唯太僕卿張道源稱弈奏合理中書令蕭瑀與之爭論曰佛聖人也弈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弈曰禮本於事親終於奉上此則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踰城出家逃背其父以疋夫而

抗天子以繼體而悖所親蕭瑀非出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其瑀之謂矣瑀不能荅但合掌曰地獄所設正爲是人高祖將從奕言會傳位而止太宗常臨朝謂奕曰佛道元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卿獨不悟其理何也奕對曰佛是胡中桀黠欺誑夷狄初止西域漸流中國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寫莊老元言文飾妖幻之教耳於百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 舊唐書傅奕傳

裴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兼平章事復輔政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所禁塞 新唐書裴度傳

田仁會遷右金吾將軍有女巫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仁會劾徙于邊（新唐書田仁會傳）

劉䧛爲右正言請禁民棄父母事佛老者（宋史劉溫叟傳）

阿沙不花拜平章政事錄軍國重事兼廣武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有以左道惑衆者諸世臣大家多信趨之竟寘于法（元史阿沙不花傳）